

祖国的力量

■孙思敬

我儿时生活的圈子很小,街巷邻里就是最大的活动空间,对祖国的概念是模糊的,所以对老一輩人口中“你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”这样的论述,并没有很深刻的感受。随着阅历的增加和视野的开阔,特别是参军之后亲身经历过一些重大的军事行动,一些个人的记忆融入时代,使得祖国这一概念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晰。

时间倒回到1998年的夏天。浩瀚的长江成为一条顶在华东人民头上的悬河,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滴答作响。危急关头,祖国一声号令,30余万名解放军官兵奔赴抗洪一线,在长江大堤之上修筑人堤,用血肉之躯堵住了长江决口,成功抢救转移了423万多名受灾群众,消除了悬在华东人民头上的这把利剑,成就了世界抗洪史上的奇迹。当抗洪大军完成任务从前线撤回的时候,我看到灾区群众里三层、外三层地围在车队的两侧,离得近的人伸长了胳膊,拼命地给车上的战士递鸡蛋、苹果,离得远的高举着“祖国万岁、人民子弟兵万岁”的牌子,“谢谢你们”的呼喊声震耳欲聋。车上和车下,人们的眼泪肆意流淌。那一刻,我深深感受到了祖国的力量。

时间往后再拔3年,2001年7月13日晚上,当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拆开手里的信封,郑重宣布“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北京”的时候,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紧紧抱在了一起,整个中国随着他们一起心潮澎湃。我和孩子们一起走上北京的街头,发现许多出租车司机载客不收钱,摆摊的店主

敞开了请大家喝啤酒。夜里10点多钟的长安街成为一条沸腾的河流,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变得格外亲近,面带兄弟姐妹般的会心微笑,为祖国母亲第一次举办奥运会而欢呼,为祖国母亲的繁荣强大而欣喜。那一刻,我深深感受到了祖国的力量。

2003年,在我从广东返京任职的第二年,一场前所未有的SARS疫情席卷了全国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遭遇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,偌大的北京城人心惶惶,人们不知道病毒从哪里来,恐慌的情绪在全城弥漫。党和政府第一时间出手,决定由人民解放军组建小汤山医院抗击非典。作为组建工作的参与者之一,我参加了出征仪式。彼时,从全军各医疗单位抽调来的优秀医务人员整齐列队,面对异常凶险的非典病毒,大家的心情既沉重又激昂。沉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参加这场战斗就意味着可能有牺牲,每个人都默默地写下了遗书,战友之间互相交代:“如果我走了,请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家人”;激昂是因为大家都把小汤山作为和平时期的战场,抱定了虽万死也要打败病毒、解救人民的必胜信念。也正是因为有这样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,小汤山医院拯救了一大批非典患者,成功研制出对抗非典型病毒的药剂,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就取得抗击非典的决定性胜利。当人们从非典的噩梦中醒来,纷纷走上街头、摘下口罩,尽情地拥抱阳光。那一刻,我深深感受到了祖国的力量。

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,这是

一个让中国人民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。突如其来的8.0级大地震袭击了汶川,数万人丧生,37万余人受伤。此时的汶川一片废墟,到处都是受灾同胞们的遗体 and 侥幸活下来的人们撕心裂肺的哭声。当灾难降临,13亿中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侨华人,万众一心,众志成城,一个共同的心愿和行动就是奔向四川、拯救同胞。军队闻令而动,志愿者纷至沓来,各种捐款和救援物资齐聚四川,一条条绿色通道在奋力救助中不断打开,一个个脆弱生命在众人协力中获得新生。几年之后,当我再次站在汶川这片土地上,一条条宽敞平坦的道路纵横交错,一幢幢整齐的楼房傲然矗立,一排排羌族特色的商店鳞次栉比,一个焕然一新的汶川拔地而起。那一刻,我深深感受到了祖国的力量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我被组织安排到武警部队任职。几年时间里,走过了祖国的边疆、山区、高原,看到了处在深山密林里的贫困村整体搬迁,看到了黄河滩区上季节性遭受水淹的村庄整体搬迁,看到了林芝高速公路各地援建的一幢幢漂亮的藏族新居,我真实地感受到祖国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。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,在短时间内成功地让数亿人摆脱贫困,这是世界性的创举。一次在西藏林芝调研时,一个几代赤贫的藏族同胞,带着我们参观他在当地政府帮助下建立的藏式民居酒店。他美滋滋地给我们讲述着他每年的收入和现在富足的生活,说这些话的时候,他的眼睛闪闪发光,那种幸福感由内而外绽放出来。那

一刻,我深深感受到了祖国的力量。

这样的回忆还有很多,有时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瞬间,却足以让我感到震撼和感动。第一次站在高铁站台,时速350公里的“复兴号”从身边呼啸而过,我听到了祖国母亲心跳的脉搏,感受到了中国速度;第一次看到“神五”飞天、“蛟龙”下水、“C919”试飞,我看到了祖国母亲腾飞的翅膀,感受到了中国力量;第一次用手机跟孩子们视频通话,看到无处不在的4G、智能支付、各种高科技产品层出不穷,我触碰到祖国母亲蓬勃跳动的脉搏,感受到了中国创造……新中国70年的一切历史性成就,给了我满满的自豪感,真切地切地让我感受到一个可爱的、有力量的祖国的强大存在。

没有国,哪有家。身为一个大国、强国之民,一定是昂首挺胸、幸福满满的。在旧中国,中国人被视为“东亚病夫”,承受着“华人与狗不能进入”的极大屈辱;今天,中国独立自主、携手世界一道发展的博大胸怀也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和支持,全世界都留下了中国游客的足印。今天,在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的日子里,我深深地感受到幸福和幸运。我也越来越真切感到,祖国在人民心中的印记是具体实在的。祖国和我们个体生命之间的关联是真实切切的。我们给年轻一代谈热爱祖国,就是要带他们到实践中去触摸、去感受,在历史的回望中去体会,体悟祖国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艰苦征程,历史真谛。



我和我的祖国,一刻也不能分割。在和祖国一起前行的路上,无论我们身处何方,都时时体会着祖国母亲的温暖和为祖国安定繁荣而奋斗的快乐。一路艰辛风雨同舟,一路奋进凯歌高扬。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,文学作品版推出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征文作品版推出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征文作品版,一曲曲心中的赞歌表达军人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。——编者

抗击非典的日子

■弓艳

在我的成长经历中,抗击非典可以说是改写我人生经历的重要一笔。在那次战役战斗中,我历经了生死考验,磨砺了胆识意志,升华了思想境界。

16年光阴,往事如昨,历历在目。2003年3月,我作为原309医院呼吸科的一名护理骨干,被选派到抗击非典的最前线。由于信息不透明,加上非典病毒导致医务人员急性感染伤亡的人数不断上升,要说接受任务时没有忐忑和恐惧是不可能的。但后来,究竟是什么让自己战胜了恐惧,毅然剪短发走入禁区,是冲动还是自觉,是无知还是无畏,直到多年后才真正明白。

很多问题其实没有答案,或者说没有唯一的答案,思考本身就是回答。就像这场战斗,还有那扇紧闭的大门,你不走进去,永远不知道它会带给你什么。安静祥和的羊年春节刚过,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灾难正在逼近。从广州到北京,一种未知病毒正在快速传播,如临大敌的紧张氛围挥之不去。

作为北京市最早收治非典患者的定点医院,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的前身原309医院功不可没,它为后来小汤山医院的建立、人员的培训和救治经验的总结推广,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在最早一批派出的医务人员中,除了结核病研究所骨干,医院还抽调了相关科室的十几名护理人员,我是其中之一。去之前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,加上感冒还没好,去多久?会怎样?免疫力会不会降低甚至死掉?接到任务的那一刻,我的脑子里有无数的念头冒了出来。但最后下决心要去,除了这身军装已经连皮带肉长在了身上,还有那汨汨流淌的军人血脉,像被加温了似的,越来越热。

出发!既是瞬间的抉择,更是内心深处召唤的抉择。直到多年后,我才明白自己的选择里,有儿时的坚强,有父辈的期望,有军人的荣光,还有不服输的理想。

踏入全军结核病研究所小院的那一刻,我和我的战友们开始了抗击人类未知病毒的第一步。非典病房工作量之大,不断挑战着我们的生理和心理极限。小院的隔离病房,从刚开始的一楼满员一直到四楼全部满员,患者人数激增,病情反复无常。在临时改造的隔离病房里,治疗桌上摆着300多瓶液体,你能想象吗?输液、换液,不停地行进、立定和跑步,在戴着十几层纱布口罩加“猪嘴”的缺氧条件下,每天相当于好几个5公里。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和各种运动APP,否则我们会占据所有朋友圈的榜首。缺水、缺氧、劳累、疲惫、头痛,胃里翻江倒海,头也难受得只想撞墙,大家一点食欲都没有,每天却要硬着头皮把饭当药吃。没有劲儿不行啊,免疫力战斗力从哪儿来?也许真像老兵父亲说的那样,人的潜力无可限量。一周多时间过去了,从体能和意志上,我们开始渐渐适应,但心理上的自我调适对我们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有的患者离世,亲人无法陪伴,我们就成了他们的至亲,为他们合上双眼,擦拭身体,送他们最后一程。一墙之隔的一对夫妻靠每天传纸条互相鼓励,可银婚将至,妻子却先走了一步,直到火化我们都不敢告诉她的爱人。还有一位怀孕7个月的医生,住院前感染了病毒,在我们面前与病魔苦苦抗争到最后时刻,牺牲在了抗击非典的战场上。

我们都低估了这场瘟疫的传染性和

雪山顶上国旗红

■刘玉庆

晨光微露,金风掠过。1982年10月1日,我与5042前哨班战友们身着整洁的军装护着国旗,走向山顶高处,出旗、展旗,唱起雄伟庄严的国歌……霎时,国旗与火红的朝霞辉映,让雪域高原的天空变得通红。凝望以蓝天为背景、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,我仿佛看到了祖国母亲的微笑,禁不住激情澎湃、热血沸腾。

5042前哨班,位于帕米尔高原的冰峰雪岭中,是以海拔高度命名的,那里终年积雪,高寒缺氧,是“生命禁区”。边防连队通往哨所的9公里道路为简易牧道,陡峭如壁,高差极大。哨所为土石木筒易房,饮水靠融化冰雪,蔬菜等日常给养由所在的边防连队定期用牦牛送上。独处一地,雪山孤岛,通信联络靠一根时好时坏的电话线维系。大山无声,忠诚无言。到边防去,到祖国最需要、最艰苦的地方去,是一代代戍边官兵的志向。

1982年6月,我军校毕业,如愿以偿上高原,来到了背依冰峰的后方连队。原以为到连队就到了家了,后来才知道,我的位置在雪山山顶上。我任排长的一排有一个班担负5042前哨班观察执勤任务,上级明确规定必须有一名干部带领。连长说:“初到高原本来应该适应一下海拔再往上走,可前哨班需要干部。”第二天,正好有车要到5042前哨班勘察拟修公路,把我同行李带到山脚下。我一人扛着行李往哨班走,能看得见的三四公里路,却好像越走越远,越走越远,头痛气短,胸闷腿软,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。要不是前哨班的同志们看见下来接,我真不知道走到什么时候才能上去。到了前哨班,高山反应就匆匆袭来。一连两天,昏昏沉沉,干呕、厌食,嘴唇发紫,身边战友们也为我担忧了一阵。到了第三天,我的反应小多了,就投入了观察执勤。前哨班的工作紧张有序,昼间16小时观察,夜哨8个小时站岗,还要与连队同步训练,执勤之余的时间加强体能训练,背水、做饭。一桶15公斤的水背到哨所,来回要走4个小时,1小时下山,3小时上山。

几个月,期盼多年的5042前哨班修路工程终于开工。施工队初上高原缺乏高原生活和施工经验,没几天,4个人

忍受不了高山反应,相继不辞而别。留下的人员也被高山反应折磨得非常痛苦,干几下,就躺在一边喘粗气。给我们前哨班修路的主人,从施工队进场开工,我们前哨班全体人员个个情绪高涨,都表示愿意无偿支援他们。担任值班的战友主动把观察任务揽过来,两个人的任务一个人干,每天轮流出动两三个人,帮助他们施工。战士们与工人一起打眼放炮,肩并肩搬石推土,手把手教他们使用高压锅煮馒头、做米饭。随着道路不断向山顶延伸,全班战友比过年都高兴,天天在电话里向连队领导和战友报告进展情况。9月30日,由边防连通往5042前哨班的便道公路全线贯通,多年的行路难问题解决了。站在前哨班驻地,看着拐了33个弯的盘山路,郑俊才、廖礼林、吴长春等战友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道路的修通让我们感到与连队和上级机关的距离更近了,孤悬一地的感觉消除了,生活保障方式和质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

第二天,是国庆节,我组织全班战友在山顶开展了升旗仪式。看着国旗与初升的太阳一同升起,自信、自豪的笑容绽放每个人的脸上……

难以想象的艰苦,难以承受的孤独,最能磨砺人们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。30多年中,5042前哨班先后有60多名战士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,30多名战士成长为军官。我的战友们不畏环境艰苦,以哨卡为家,以艰苦为荣,用军人的血性豪情、责任担当,在“冰冻层”上抒写了忠于党、忠于祖国、忠于人民的壮美诗篇,守护了雪山脚下的草青水绿、安宁祥和。

2004年,经我国政府批准,哨所附近的边境开放为国家一类陆路人货双功能口岸。2004年3月25日,5042前哨班完成了特殊历史时期赋予的神圣使命,退出历史舞台。

历史已然远去,但前哨班那个坚强的堡垒,一直矗立在我的心中。虽然我在当兵28年后离开了部队,但在帕米尔高原最高驻兵点守卫祖国的那段青春是我人生最美好、最难忘的记忆,也让忠诚、责任、奉献成为我永远的精神追求。



国寿无疆(中国画)

刘恩军作

我父亲排行老大,大半辈子在老家守着老屋和祖坟,继承着祖上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”的日子。父母婚后没有生育,便把我从父亲在青岛做小生意的弟弟家过继来做儿子。

1967年冬季,征兵开始了。参军入伍,是我昼思夜想的梦,我瞒着父母第一个报了名。可按征兵条件,我属于“独生子”,不在征集之列。那些日子我寝食难安,嘴上生起了一溜“火”泡。经我执着地恳求,最后党支部书记和民兵连长为我网开一面,同意我参加体检。书记是我的爷爷辈,他认真地对我说:“你小子当兵走了,不管以后回不回来,可不能丢下你父母不管了。”我当即立誓:“我一定会承担起儿子的责任,让他们安享晚年。”“有你这句话,我就放心了,你父母那儿,我帮你说道说道。”书记满意地笑了。

我把参军的想法告诉父母后,他俩死活不同意。父母怕我当兵走了,以后没人养老送终。经我表态立誓,加之书记和亲友的劝说,父母才极不情愿地点了头。我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。

解放军这所大学如同熔炉,能铸铁为钢。由于我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的贫困生活和繁重劳作的磨砺,有了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的根底。无论是军

事训练、国防施工,还是平时各项工作,我虚心向老兵学习,事事争先创优,很快实现了由农民向合格军人的转变。

1980年我被提升为团职干部,那时父母亦年老体弱,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了。按照部队规定,我作为唯一的赡养人,经组织批准,父母可以作为“随军家属”由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,跟我到部队生活。

父母听到这个消息后,不敢相信这是真的:原本要个儿子来乡下为自己养老送终,这怎么要把俺们接到部队上去,还吃上“国库粮”了呢!父母激动不已,幸福的泪水顺着刻满皱纹的脸流淌。接下来,那些天,父母走到哪里听到的都是羡慕和祝福:“您可是跟着儿子得了济了,是上辈子修的福啊!”

那时,城乡差别还很大,绝大部分农

城乡变奏曲

■范立才

村贫穷落后,农民身份的人转为城镇户口,不但本人改变了“拉锄钩子、刨土坷垃”的农民身份,成为吃国库粮的城市人,子女后代也随之改变了命运。所以,那是农民梦寐以求的奢望,我父母也就成了我们那十里八乡的幸运者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城镇的务工人员需求越来越多,大量的农民进城经商和务工,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初步开放。进入21世纪,改革开放的航船乘风破浪,经济建设突飞猛进。2014年7月,国务院出台政策,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,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,终结了我国实行了半个世纪的“农业”和“非农业”二元户籍制度。

一天,我下班回家走到院子,从窗口飘出了醇厚的歌声:“又是九月九,重阳夜,难聚首,思乡的人儿,漂流在

外头……”父母又想起了!“思君若流水,无日不悠悠。”随着我辗转多地的父母,年过80岁思乡的情结越发浓重,是想落叶归根啊!无奈,我只好做好安排,顺了二老的心愿。

回到故乡的父母,非常享受守着青山绿水、清静安逸的农村生活。我时常回去看望,发现他们精神矍铄,身体更硬朗了。几年后回家给母亲过90岁大寿,正巧新任村党支部书记来家看望老母亲。茶余饭后,书记给我介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我们村的巨大变化。母亲很认真地跟我说:“立才,现在家乡变化太大了!”我连连点头称是。母亲又说:“如今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发钱,好几百块呢,书记说俺们的户口迁走了,捞不着享受这个待遇。”书记说:“是啊,现在没有咱们村的户口,福利和宅基地都不能享受,还有城里的人来买房子也不行。真没想到咱农民还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,更没想到,城里人还会羡慕咱农村的生活了。”

我也笑着说:“是啊!早知道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这么快,党和政府有这么惠民政策,我就不给父母办那个‘农转非’了!”虽然是句玩笑话,可我由衷地为这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点赞,为脱贫致富洋溢着幸福感的农民祝福!



长征

第4647期

